

# 立夏的立

□ 王玉美

“立，建始也。”当斗指东南，万物至此皆长大，立夏的“立”字，宛如一柄刻刀，在时光的卷轴上深深镌刻下季节更迭的印记。它不是简单的起始符号，而是天地间一场庄重的仪式，是生命拔节生长的宣言，更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精神图腾。

立夏的“立”，是万物生长的挺拔姿态。清晨推开窗，扑面的风里裹挟着温热的气息，阳光不再似春日那般轻柔，而是以一种磅礴的气势倾泻而下。园子里，草木挣脱了春的含蓄，纷纷舒展筋骨。石榴树高高“立”起花苞，像点燃的小灯笼，预示着即将绽放的热烈；竹子拔节的声音在寂静的午后清晰可闻，一节又一节，笔直地向天空伸展，仿佛在与苍穹对话；池塘里的荷叶，“立”起尖尖的叶角，蜻蜓轻盈点水，为这份生机增添灵动的注脚。植物们以“立”的姿态，宣告着生命的力量与坚韧，它们努力向上生长，追逐着阳光，也追逐着属于自己的夏天。

“立”在农耕文明里，是沉甸甸的希望与担当。农谚云：“立夏前后，种瓜点豆。”此时的田野，是农人们最忙碌的战场。他们“立”于田埂之上，弯腰播种的身影，构成了大地上最美的剪影。父亲扛着锄头走向田间时，脊背挺得笔直，那是对土地的敬畏，也是对丰收的笃定。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承载着全家的期盼；翻耕的每一寸土地，都饱含着汗水与心血。立夏，是农人们立下誓言的时刻，他们以勤劳为笔，以土地为纸，书写着与自然共生的篇章。这份“立”，不仅是农作物生长的开端，更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郑重承诺。

于城市而言，立夏的“立”是生活节奏的转换。当蝉鸣渐起，街头巷尾悄然

发生着变化。冷饮店的橱窗换上了清凉的海报，水果店堆起了小山似的西瓜，空调外机开始嗡嗡作响。人们换上轻薄的春装，穿上明快的夏衫，步伐也变得更加轻快。办公楼里，午休的白领们“立”在窗边，望着外面的绿树繁花，短暂地放空思绪；学校操场上，孩子们“立”在阳光下，尽情奔跑嬉戏，挥洒着青春的活力。城市在立夏的“立”中，褪去了春日的慵懒，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炎炎夏日，每一个角落都跃动着蓬勃的生机。

“立”也是一种精神的觉醒。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在立夏时节留下无数诗篇，他们借景抒怀，寄托心志。陆游写道：“赤帜插城扉，东君整驾归。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稀。”在季节更迭中感悟时光流逝，提醒自己珍惜光阴；文天祥面对夏日的酷暑，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情，“立”下了坚贞不屈的精神丰碑。于我们而言，立夏的“立”是一次自我审视与激励的契机。站在季节的节点上，回望过去，规划未来，像草木般坚定生长，像农人般踏实耕耘，在人生的道路上“立”起目标，“立”起信念，不随波逐流，不畏惧风雨。

暮色降临，立夏的天空被晚霞染成绚丽的色彩。远处的山峦、近处的房屋，都沐浴在柔和的光线里。此时，“立”于天地之间，感受着晚风的轻抚，聆听着虫鸣的乐章，心中满是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立夏的“立”，是起点，也是成长；是姿态，更是精神。它让我们懂得，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向上生长，在于以坚定的姿态面对每一个季节的轮回，在岁月的长河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愿我们都能在立夏的“立”中，汲取力量，勇敢前行，拥抱热烈而美好的人生。

# 小城食事

□ 周建苗

我在小城，享受着平常日子，来自一日三餐的幸福。

出入于乡镇、市郊，酒店、餐馆、大排摊、小摊、肆味。

食为鲜，似乎是一个地方的标志。潮菜，以鲜闻名。鲜，是灵魂。简单的烹饪，朴实的调味，触及味蕾，总能让人眼前一亮，有了美好之感。

清蒸鱼，往往不用多少调味，姜与葱，淋点酱油，出锅再淋点热油，鲜甜之美，从舌尖传至了大脑，惊叹着这鱼，肯定刚从海里游进锅，鲜活哩。

熟鱼，仅用盐，整条摆筐、大锅水煮、捞出，入口鲜甜，细品回味，有的是惊艳，配粥一绝，吃了念念不忘。

潮汕人称“鱼饭”，鱼非饭，仅是把一条条的鱼，煮熟了吃，味道独特，是当地一奇了。

就连一碗小小的水煮面、粿条汤等，都做得出色，鲜香着哩。

或猪肉，或牛肉，或海鲜，有多种的选择、搭配，适合口味。

猪肉面汤，猪肉是一大早买的，仅用铁筷子往滚开的水一烫，放入面中，肉圆、肉片等的鲜香，还有汤水的浓香，带着自然的甜味，吃一碗，便是那么的舒服、惬意，有着满足的感觉。

粿条汤的汤水，是用鸡鸭鹅、猪肉、猪骨等熬的，有着浓郁的香气，入煲以肉片、肉圆、肉腩、鱿鱼、猪粉等，再带点葱芹、蒜片勝等，鲜香、甜美，丰富的口感，吃着回味。

面汤、粿条汤，也有人煲牛肉、牛杂、牛肉圆等，调以片菜末、生菜，另外的一种风味，牛肉圆弹牙、滋水，在口中爆开，丰富、奇妙的口感。

或是把牛肉火锅的吃法，融入了牛肉粿汤、牛肉面汤的烹饪，便是潮汕的特色。

再者，还有海鲜做的粿、面汤，有灰蛤、蛏子、生蚝、虾、鱿鱼等，那一口汤水，鲜甜得醉人，回味无穷。

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潮菜的灵感。

生腌，有人说“毒药”，指的是吃了一次，便会吃第二次、第三次，一发不可收拾，上瘾。

虾是跳着的，蟹是爬着的，龙虾还能弹人，这样把这些放在一个盆上，淋上盐、醋、姜、茭菜、鸡粉等配成的配料，浸着腌。吃时，鲜、甜、辣、咸、爽，刺激着天灵盖，把所有灵敏的触感，涌上舌尖，味儿醉人，欲罢不能。

生腌毛蛤，仅用沸水一烫，开口，淋上配制好的调料，开食，清而不淡，鲜而不腥、嫩而不生，还有入口的舒爽，吃了一个又一个，吃完了还想着再吃下一盘，馋着哩。

吃生腌，像是童年过年时，吃团圆饭的感觉，筷子夹着，口里吃着，另一只手又拿着，恨不得把一桌的佳肴，都塞进了肚子。如果再来上一瓶小酒，慢慢地吃，慢慢地品，似乎人生的满足，也不

过于此。

潮汕的小吃摊，也有亮丽的色泽。肠粉，是最好的早餐。一个不起食的小店，一套炊具，几只小桌，十来只小凳子，便能支撑起一片天空，招揽来八方来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的顾客，都在品尝着一盘肠粉，米磨的包浆，裹着鸡蛋、肉末、鲜鱼粒、菜脯粒等，炊熟、淋高汤，幸福的味儿，那是顾客脸上的表情。

男的女的，一家子抑或老人带着孩子来吃，坐在桌边等待，上了一盘热气腾腾的肠粉，拌了辣椒酱，大快朵颐，末了再叫上一小塑料杯茶水，走出店门时，便是一张张惬意的脸庞。

食番薯粥，像是吃着大宴，精彩纷呈。

一碗小小的粥，能够配着几十、上百，甚至更多的杂咸，想吃什么，便挑什么，总能找到可口的。

苦瓜咸菜黄豆、咸黑豆、豆干、炸火腿肠、煎蛋、熟鱼、咸菜肉片、菜脯卵、腌麻叶、腌蚬、咸乌橄榄、腐竹、香菇粉丝等，一盆盆、一叠叠地摆着，琳琅满目。一元二元、三元五元都可买，一小碟一小碟地装，摆满了小桌，这便是美食的天堂。

少而精，花最少的钱，吃最全的美食，就在番薯粥摊上遇到了。

小吃摊的美味，最是让人流连忘返，一家寻了，又寻着另一家。

炸豆干，一个油鼎沸腾，一块块的豆干滑落，哗啦声敲耳，香气扑鼻，听觉与嗅觉，都有着美好享受。

不用多久，便能见到小摊的老板，用筷子从油鼎中夹出，一块块炸得金黄，又一次经历生离死别，所不同的是，父母的故去，留给她难以磨灭的伤痛，与弟弟的离别，给她往后的人生是牵肠挂肚的不尽思念。当窦姬即将启程而未见年幼的弟弟时，高声呼叫、百般寻找，生怕不能与弟弟别前一见，那情状，窦姬急在心里，慌在步履，乱在声里，窦姬的满怀希望见到弟弟、到失望于弟弟之不见，甚至绝望于不能与弟弟最后一见，一点一滴的变化，无不见诸表演之中。及至听到弟弟声音，她才从绝望中回过神来而于人难以捕捉到的透了一口气表达传神地表达人物石落地般的心境。相见也即分离，甫一石头落地的窦姬又把心提上嗓子眼，面对年幼不谙世事的弟弟，她

少而精，花最少的钱，吃最全的美食，就在番薯粥摊上遇到了。小吃摊的美味，最是让人流连忘返，一家寻了，又寻着另一家。炸豆干，一个油鼎沸腾，一块块的豆干滑落，哗啦声敲耳，香气扑鼻，听觉与嗅觉，都有着美好享受。不用多久，便能见到小摊的老板，用筷子从油鼎中夹出，一块块炸得金黄，又一次经历生离死别，所不同的是，父母的故去，留给她难以磨灭的伤痛，与弟弟的离别，给她往后的人生是牵肠挂肚的不尽思念。当窦姬即将启程而未见年幼的弟弟时，高声呼叫、百般寻找，生怕不能与弟弟别前一见，那情状，窦姬急在心里，慌在步履，乱在声里，窦姬的满怀希望见到弟弟、到失望于弟弟之不见，甚至绝望于不能与弟弟最后一见，一点一滴的变化，无不见诸表演之中。及至听到弟弟声音，她才从绝望中回过神来而于人难以捕捉到的透了一口气表达传神地表达人物石落地般的心境。相见也即分离，甫一石头落地的窦姬又把心提上嗓子眼，面对年幼不谙世事的弟弟，她

炸豆干要趁热着吃，不用多少的调味，在一小碟的辣椒盐水、抑或葱盐水蘸一下，有了丰富的口感。金黄的外层酥脆，内层的滑嫩、迥异的味觉，还有来自调味的葱咸香、抑或辣咸香，多么美妙。经常的，我坐在小桌，吃得浑身舒畅，微汗直冒，似乎那独特的豆干香，充斥着每一个毛孔，那样满足了。

小食摊还有煎粉粿、小米粿等，一个小小的平锅，将一小块、一小小的粿品放上，煎出微焦、金黄，装盘端上。吃着，皮微灼、焦香，内馅的韭味、南瓜、萝卜虾米等香气，破冲而出，直击味蕾，说有多爽，便有多爽。

小城食事，有吃也吃不完、吃也吃不厌的小吃，层出不穷的美食。久居小城，我还有吃不全的感觉。

蔡澜先生说过，食在广州，味在潮汕。

潮汕美食的味，便是鲜活之味，安逸、幸福之味，那一盘盘、一碗碗随着味蕾，暖着胃、暖着心，浓浓的乡味。

这是母亲的手艺，童年的餐食味道，一辈子跟随。

# 篆刻流年

□ 吴昆

案头的青田石在晨光中泛着温润的光，我执起刻刀，刀尖触及石面的刹那，仿佛触到了时光的肌理。篆刻这门古老的艺术，总让我想起江南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青石板上，将岁月浸润得温软。

记得初学篆刻时，祖父总说：“刀要稳，心要静。”可那时年轻气盛，总想着快些刻出成品，往往一刀下去，石屑飞溅，却失了章法。祖父也不恼，只是递来一方新石。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起刀前凝神静气，学会了倾听石头的呼吸。原来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脾气，有的温顺，有的倔强，要顺着它的纹理，才能刻出灵动的线条。这让我想起流年里的种种际遇，不也是要顺着时光的纹理，才能刻画出生命的韵味吗？

篆刻最讲究章法。一方印面，虽只方寸之地，却要讲究疏密有致，虚实相生。就像苏州园林，一池一石，一亭一阁，皆有其位。我常在刻印前，对着石端详许久，仿佛在聆听它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有时灵感忽至，便提笔在宣纸上勾画印稿，反复推敲，直到章法妥帖。这个过程，像极了诗人推敲字句，画家经营位置。流年似水，不也需要这样的经营与推敲，才能让岁月静好？

刻刀游走于石面，发出细微的沙沙声。这声音让我想起儿时，在祖父书房里，看他执刀刻印的情景。祖父的手很稳，刻刀在他手中仿佛有了生命，在石面上游走如飞。那时的我，总爱趴在案边，看石屑如雪花般飘落，看一个个古朴的文字在石面上渐渐显现。如今想来，那或许就是我对篆刻最初的启蒙。流年里的记忆，不也如这些石屑般，纷纷扬扬，却总能在心底留下深深的刻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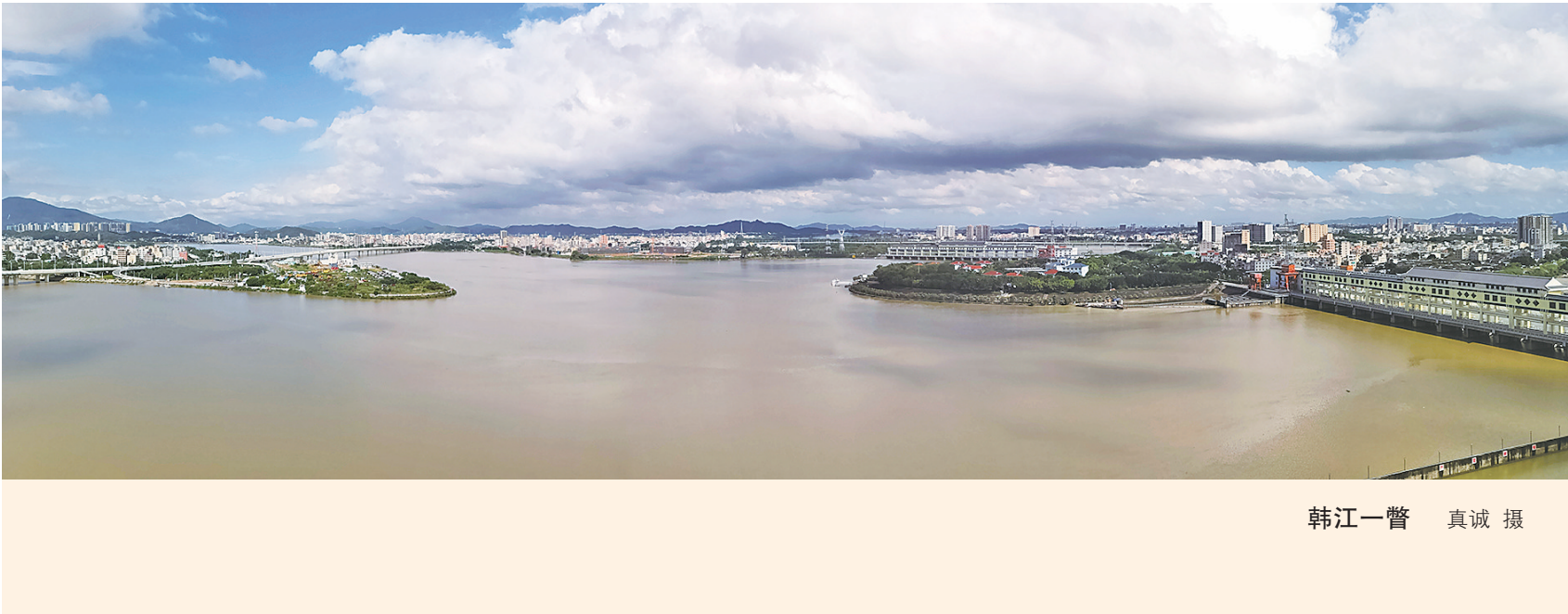
篆刻讲究“印从书出”，要先通书法，方能刻出好印。我常临摹秦汉玺印，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文字，依然在石面上熠熠生辉。有时刻一方印，要反复琢磨古人的笔意，揣摩他们的心境。渐渐地，我仿佛能触摸到那些远去的身影，听见他们在时光深处的絮语。流年里的故事，不也是这般，需要细细品味，才能读懂其中的深意？

最难忘的是刻“闲云野鹤”一印时的心境。那是个深秋的午后，窗外梧桐叶落，室内茶香袅袅。我执刀刻石，心中一片澄明。刀锋过处，石屑纷飞，仿佛将尘世的喧嚣都刻去了。待到印成，钤在宣纸上，那四个字仿佛真的化作了闲云野鹤，在纸上翩然起舞。流年里的宁静，不也如这方印般，需要用心去雕刻，才能让心灵得到真正的安放？

篆刻是寂寞的艺术。一方印，往往要刻上数日甚至数月。有时夜深人静，独对孤灯，只有刻刀与石头相伴。但正是这份寂寞，让我学会了与时光对话。每一刀下去，都是与石头的私语；每一方印成，都是时光的见证。流年里的寂寞，不也是这般，需要用心去感受，才能让岁月静好？

案头的青田石依然温润如初。我轻轻抚过石面，那些刻痕仿佛时光的年轮，记录着岁月的痕迹。篆刻流年，刻的是字，也是心；留的是印，也是情。在这方寸之间，我找到了与时光相处的方式，也找到了安放内心的所在。

窗外又下起了细雨，我执起刻刀，准备开始新的一方印。刀尖触及石面的刹那，仿佛又听见了时光的絮语，流年似水，篆刻如歌，愿每一刀下去，都能刻画出岁月的静好与生命的韵味。



韩江一瞥 真诚 摄

# 别样的《汉文皇后》

□ 许镇焕

生由一介平民村姑，到宫女、到王的夫人，历经岁月一路蜕变而来，再有，是前后十二年的时间跨度，窦姬也由尚未及笄的少女跨越到懿德广播的少妇。时位之移人，考验的是演员对于人物的表达。

幼失怙恃与弟弟窦广平相依为命的窦姬被召进宫，她的年幼的人生，又一次经历生离死别，所不同的是，父母的故去，留给她难以磨灭的伤痛，与弟弟的离别，给她往后的人生是牵肠挂肚的不尽思念。当窦姬即将启程而未见年幼的弟弟时，高声呼叫、百般寻找，生怕不能与弟弟别前一见，那情状，窦姬急在心里，慌在步履，乱在声里，窦姬的满怀希望见到弟弟、到失望于弟弟之不见，甚至绝望于不能与弟弟最后一见，一点一滴的变化，无不见诸表演之中。及至听到弟弟声音，她才从绝望中回过神来而于人难以捕捉到的透了一口气表达传神地表达人物石落地般的心境。相见也即分离，甫一石头落地的窦姬又把心提上嗓子眼，面对年幼不谙世事的弟弟，她

只有强颜欢笑，压抑内心不能言说的或者与弟弟说也不清道也道不明的离愁别绪，与弟弟话别，为弟弟刷洗，以之作为与弟弟分别的仪式，窦姬哽咽不能自持的清泪和着汤洒落在懵懂无知的窦广平头上，从此姐弟天各一方。窦姬离去时的一步三回头，才是生离死别的转折，她再也没有压抑自己控制自己，声声惨叫，惨绝人寰。

思念弟弟成了窦姬入宫之后的唯一寄托，盼望王施恩宽放归是窦姬的梦想，侍候在代王身边却是窦姬的日常，谈《燕燕》触念不知生、存亡的弟弟，与芍药姐妹同念不能服侍父母身旁而伤心致打破太后药碗本是死罪，勇而代罪却换来代王的好感和怜惜。当王的爱人之“凤冠”骤然头上戴时，窦姬的意外无以言喻，一副难以置信的眼神，毕竟这是没有预期的或者说想都从未想过的，宛如高天骤掉下来的。由寻常的宫女转眼一变而为荣耀的王的夫人，瞬间的人事变化，内心的升迁起伏，窦姬用“王夫人”的自我质问表现由千般的质疑到慢慢相信，继而又是自我反问的眼神扣心自问能否胜任“王夫人”这个位置，同时，对前程充满着诸多不确定的憧憬。

窦姬的可贵，可贵在于时位之不移人，尽管做了王的夫人，依旧初心不改，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她的纯净的心，一直秉持，她从内心深处不喜欢曾经与她一样的姐妹嫉妒她夫

人，她喜欢听的是亲切的姐姐或者妹妹，她之待人真诚无邪不是流于表面动作，而表现在她能够说话的眼睛，和温暖真诚的言语。

对人生已是心满意足的窦姬别无所求，所求的无非平安地陪伴丈夫代王走完自己的一生，所求的是失散多年的弟弟能够再见。她的无求，由王而为帝的丈夫却给她无上的福报，力排众议封她为皇后，接连的意外，哪怕这意外前后相距十二年之长，于窦姬的人生同样是没有想像过的，当众人喊她皇后时，她还傻傻地问皇后在哪里，无求之心，再次演绎。真心实意是三拖四却，却不能托辞般被丈夫皇帝拉上了位，窦姬真诚的眼神和身段诠释着彼时彼刻的内心世界。刚一升座，往日的姐妹齐刷刷埋头跪拜，这可把新上任的皇后窦姬给彻底震惊，她不是高兴，但觉是生分，只见她快速步下台阶，奔向众姐妹，亲切连声的“起来”扶起众人，再一次诠释窦姬美好的心灵和良好的品格。

十二年深宫，不管经历了多少，窦姬如沐春风般的心对待着左右的人和事，作为表演者，恰恰切中人物的命脉，用得体的言语配以合理的表演诠释来塑造好人物的。

表演窦姬的另一亮点，则在于演员的唱腔，尤其是全剧之高潮桥段——姐别别，表演者的演唱是字字声声泪，淋漓尽致地倾诉窦姬对弟弟的爱、对弟弟的怨、对弟弟的欲求无能的千愁万恨之情，让人无不为身居高位却无奈舍弟的汉文皇后深深动容，让人对其人格魄力的由衷肯定，让人对汉文帝的天下有如此的皇后必将迎来吏治廉正光明人心安顺的期待。



扫码关注潮州日报百花台

投稿邮箱:czczrb@163.com